

昔日热闹 今朝落寞

多伦路上仅剩的两三家民间博物馆还能坚持多久？

原本充满了浓郁文化气息的多伦路，这些年多了一些商家，少了一些民间博物馆。8月4日和8月10日两天，本报记者分别踩点了多伦路文化名人街，发现整条街只剩下了两三家民间博物馆。

“因为喜欢，我在这里待了18年。这些年，往日的繁华不复存在，多伦路变得越来越没文化了。”1933大上海馆馆主郭纯享独坐在摆满了老上海风情物件的博物馆里，悠悠地说。

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



曾住在附近的市民与郭纯享交谈。

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摄

[多伦路管委会]

开发和规划应由政府部门搭建平台

昨晚，记者辗转联系上了多伦路文化街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侯先生，他承认，这些年，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上的民间博物馆的生存状况的确不太好，因为多方面的原因，不是很景气。以筷箸博物馆为例，老馆主年事已高，小辈不愿接班，觉得开博物馆收益不高，意思不大。还有的则因为收入少，难以承担高运营费用关门大吉，还有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。

“其实，对于民间博物馆政府有相应的补贴政策，但申请门槛相对较高。”在侯先生看来，政府虽然有政策，但条条框框太多，民间博物馆享受到的不多。原来最早的时候，管委会对每个参观者给予2元补贴。但这些补贴也是从文创基金里支出的，时隔多年现在给2元已经是杯水车薪，任何政策都是要配套的，需要几方面形成共识。再说，当年也是有部分民间博物馆的馆主自己提出不再需要这些补贴，觉得接待任务繁重。

侯先生表示，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从1999年开街到现在，从原来的马路菜场到成为全国文化名街，政府花了很多力气。当记者问及这条街未来的规划，他表示，多伦路无法由企业层面来规划，它是虹口的一条街，对这条街的开发和规划，应由政府部门搭建平台，仅靠企业来做是相当难的。

[专家]

应该重视历史文化名街的开发利用

就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民间博物馆集体“出逃”的情况，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分析说，“民间家庭为主的博物馆如今面临很多问题，譬如馆主年纪普遍偏大，规模、功能也比较单一，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了。很多还面临资金上的困难。”

吴少华认为，所有的博物馆都应该面向社会公众，倘若资金来源有问题，仅仅是靠个人的力量，生存会比较艰难。“最鼎盛的时候，上海上世纪90年代有200多家民间博物馆，到现在对外开放的还剩下不足30家了。”对于这些民间博物馆的出路，他呼吁政府要引起重视，社会要予以关注，这些馆自身也要积极转型。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以前奉贤有个京剧服饰博物馆，和旅游相结合。还有余榴梁钱币博物馆，也是和乌镇旅游结合起来。还有的则和经营结合起来，成立公司。”

市政协委员俞亮鑫则认为，多伦路民间博物馆数量所剩无几也许和整体文化氛围有关。这些博物馆的出逃对历史文化名街总归是损害。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历史文化名街的开发利用，考虑如何做好做大。

同济大学教授、上海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则认为，历史文化名街如果长期无人问津，统筹规划就会衰败，就看政府部门是否有历史文化保护的理念了。

没落 昔日辉煌不在，只有寥寥几家博物馆在苦撑

8月4日下午，记者前往多伦路采访，发现几乎所有的民间博物馆都闭门谢客。昨天，记者重返多伦路，找到了唯一开着的1933大上海馆馆主郭纯享，此时此刻，他正坐在博物馆深处，招呼来来往往的参观者。

在入口处，竖了一块牌子“本馆摄影拍照，收费一元。”“小姑娘，拍照是要收费的。收费后随便拍。”看到两位女孩举起手机，郭纯享扯着嗓子“友情提醒”。

看到记者探访，郭纯享颇为警惕，一定要验明正身。良久，他才敞开心扉，娓娓道来多伦路的“前半生”。“多伦路是1999年开街的，这条路上曾留下过很多名人的足迹，所以开街之初就主打文化名人牌。我也是那个时候在这里买了沿街商铺。”

郭纯享口中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多伦路非常繁华，出现了10来家家家庭博物馆：有筷子馆、钟表馆、石头馆、瓷器馆等等，1999年到2005年，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入口处还设有

售票点，20元一张套票，可以参观10个民间博物馆，每接待一位参观者，馆主可以到多伦路管委会领取2元的补贴。

郭纯享带记者来到大门口，门旁竖着一块牌匾，上书“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特约展馆，凭票参观”几个字，如今这块牌匾也成了“回忆录”。“在参观过程中，有游客有购买藏品的需求，于是我们也开始申请工商营业执照。这样的补贴到2005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戛然而止。博物馆无需凭票参观后，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。”

这些年，左邻右舍纷纷撤离，他们中大部分将商铺租给了其他人，唯独郭纯享和少数几位馆主坚守了下来。郭纯享掰了下手指数，“现在这里只剩下2间半民间博物馆了，我、筷子馆和文博堂”。

言谈间，又有一波客人来参观。这次来的五名游客中，为首的是小时候住在宝安路上的康小姐。“宝安路

不知道还有没有呢。”“有的，你看，墙上就是我收来的宝安路门牌。”“啊，那么巧！”康小姐咋一下，摄下墙上挂的门牌，这一次老郭没有提收费的事，反而热情地和康小姐聊起了家常。

不一会儿，又有一位住在附近的阿姨拎着闲置的老式果盘卖给郭纯享，一套果盘开价10元，但阿姨认为，与其放在自己家里当废物，还不如放在博物馆内，能重新焕发它的价值。

几分钟后，又有一名外教闯入了这个特别的老上海博物馆，当了解到这里展示和出售的是老上海的物件后，他的兴趣更浓了。“到我馆里参观的老外可多了。”这一点让不会说英文的郭纯享颇为自豪。平时大上海的日均接待量在五六百人次，周末高峰的时候可以达到两三千人。这也是让他迄今难以割舍的原因之一。“这么多年了，很多人都走了。你问我为什么没有走？因为喜欢呗。”

理由 面积太大、开销太大，年纪太大后继乏人

大上海的门口有左右两行字，分别是“看看大上海”、“走进多伦路”。遥指二楼的三处牌匾，上面分明还罗列了几个馆的名字，“上海报纸博物馆”、“上海多伦路地区海派文化馆”等。

郭纯享透露说，整个商铺约有180多平方米，一楼88平作为展示，楼上则是重要藏品，不轻易对外示人。但这些藏品只是他所有藏品中的九牛一毛。为了堆放近20年来不断从民间收集的各类老上海物件，他在上海租了多个1000多平方米的仓库。最近，他打算到青浦金泽古镇办一个新馆，镇里意欲打造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，愿意免费给他提供一两千平方米的场地作为展示空间。

“其实，如果我把商铺租出去，也许收益会比自己做还要好。”郭纯享透露说，自己现在一个月的营收是一

万多，但去掉电费等各项开支，利润并不多。其他的馆主因为利润太少，这些年陆续将商铺租了出去。

他带着记者来到街上一一细数。“你看，这家原先是钟表博物馆，馆主年纪大了去世了，现在变成一家纹身店。这家是上海民间筷箸博物馆，听说老馆主身体不是很好，最近一直处于半开半关的状态。”

此时此刻，上海民间筷箸博物馆的大门紧闭，敲响玻璃门，才有人过来开门，应门的是馆主的儿子。博物馆不大，只有十几个平方。馆主蓝翔老先生今年已经86岁高龄，他坐在躺椅上，旁边立着一个氧气瓶。“我身体不太好，有时候要睡午觉，不睡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免费来参观。”

这些年，开家庭博物馆的邻居们都陆续离开了。他却坚守了下来，老先生戴上助听器，一字一铿锵，“筷子

是中国人发明的，我在这里，就是为了弘扬筷箸文化。六七十年代，我看到有人在街上烧筷子，我从此下定了决心，你们烧筷子，我收藏筷子！”这一收藏就收藏了四五十年。

“老先生，你的博物馆会一直开下去吗？”当听到这一“敏感问题”，蓝老先生的神情瞬间暗淡下来。“不会。以后我走了，就不会再开下去。子女对这块不是特别感兴趣。”

蓝老先生透露说，前不久有一位华侨愿意出40万盘下他收藏的大部分筷子，他在纠结中。“开博物馆真的不赚钱。我现在一年的开销是一万元左右，包括电费、物业费等等，没人给过我一分钱补贴，都是自己来。”

采访临近结束，记者邂逅了老先生的两位外孙女，她们均表示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做不了接班人。